

新兴宗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及其引发的问题

周瑶瑶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Email: alexandravicky.com@outlook.com

收稿日期: 2020年8月6日; 录用日期: 2020年8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0年8月27日

摘 要

新兴宗教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但是学术界对其研究的热潮是从近二三十年开始的。俄罗斯新兴宗教的发展始于解体前后。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政权大厦将倾,宗教逐渐复兴。1990年苏联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给予了各宗教团体平等地位和发展的权利,确定了其合法地位。同时,俄罗斯国内混乱的局面促使了俄罗斯本土的伊万诺夫教派、王权圣母东正教会等和源自外国的耶和华见证会和科学学教会等的新兴宗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发展。随着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引发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俄罗斯当局的警惕。

关键词

俄罗斯, 新兴宗教, 发展, 问题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 in Russia and the Problems It Caused

Yaoyao Zhou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Email: alexandravicky.com@outlook.com

Received: Aug. 6th, 2020; accepted: Aug. 20th, 2020; published: Aug. 27th, 2020

Abstract

The new religious movement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ut the academic research boom began since the l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 in

文章引用: 周瑶瑶. 新兴宗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及其引发的问题[J]. 哲学进展, 2020, 9(3): 85-89.

DOI: 10.12677/acpp.2020.93013

Russia started around the time of disintegration. By the end of the 1980s, as the Soviet regime was collapsing, religions gradually revived. The Law on Freedom of Belief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Soviet Union in 1990 established the legal status of religious groups by giving them equal status an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Russia promoted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new religions in Russia, such as the Ivanovs church, the Virgi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Crown and foreign Jehovah's Witnesses and scientific churches. As these new religions spread, some of the problems raised have alarmed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Keywords

Russia, New Religious Movem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兴宗教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日本，用来指称那些不同于神道、佛教与基督教等传统宗教的大小不一但数量众多的教团。一些神学家在研究该现象的初期，用“膜拜团体”(cult)一词来描述这些教团进行的与宗教仪式起源有关的原始宗教仪式活动[1]，后来成为所有“非传统”(unconventional)宗教、“边缘”(fringe)宗教或“另类”(alternative)宗教的统称[1]。但是该词具有一定的贬义。随着学界对这一现象及其实质研究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膜拜团体”逐渐被“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或“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这一新概念所取代。俄罗斯学界最常使用的，与“新兴宗教”的含义最为贴切的称谓是“新兴宗教运动”(Нов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Движения，简称“НРД”)。

2. 新兴宗教在俄罗斯兴起的原因

苏联时期对宗教的禁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时解禁，宗教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1990年宗教法的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并享有传播的自由，不仅使传统宗教如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等传统宗教获得合法发展空间，也促使了一些国内外的新兴宗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发展。

一般来说，新兴宗教的发展主要有两大原因：**传统主流宗教影响力的下降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

传统主流宗教影响力的下降：新兴宗教在俄罗斯的传播正好处于传统宗教影响力最为式微的一段时期。苏联时期，官方意识形态为无神论，70年间当局有目的地阻止传教：禁止出版宗教书籍，毁坏教堂，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下，宗教工作的开展如履薄冰。

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民众身份认同的错乱，而宗教信仰是重塑自我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众开始重拾宗教信仰，但是由于传教工作长期未进行，教会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传教者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传教工作，因此无法完全填补这段空白。

主流宗教传教工作的失败给了新兴宗教一定的发展空间。在俄罗斯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许多新兴宗教获得了西方的强大财政支持，例如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他们在90年代以相对低廉的价格租得许多房屋，凭借同传统宗教完全不同的传教方式如举办大型活动、印刷宣传册，利用人道主义援助、出国、集会、免费餐食和免费外语学习课程吸引人入教。这一行为极大地促进了新兴宗教教徒数量的增长。

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俄罗斯新兴宗教的传播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后期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文化的衰退让人们政府对承诺的“光明未来”和其煽动性的呼吁越来越失望。1991 年苏联解体，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文化改变：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系统崩溃。同时生产力的急剧下降又导致了经济的崩溃。一些接受不了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混乱价值观念的人，对现实世界产生了逃避心理，渴望从宗教中得到安慰，将宗教当成了自己内心的寄托。政府开始将宗教视为心理补偿手段，对宗教的态度从压制逐步转变为合作和支持，开始取消对宗教的限制，在公共舆论中塑造宗教的正面形象，向大众传达官方对宗教的积极态度。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当局开始利用宗教重新整合民族精神，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但是政府任命负责管理宗教团体事务的官员缺乏宗教教育，工作成效不甚理想。

此时，一些独立活动的传教士开始出现，他们假装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通过讲述圣经中的故事向人们传达基督教能使人 and 人的生活获得救赎这一信息。由于对宗教的了解并不多，无法区分真理和错误，他们布道的内容存在大量错处。因此，接受传教的民众对教义产生了混淆，转而开始寻求不同的、自己感兴趣的信仰，如古老的天主教、东方宗教与一些新兴宗教。

3. 俄罗斯境内新兴宗教的发展现状

俄罗斯的新兴宗教可分为三类：

1) 宗教学研究相对“新兴”的宗教(学者们无法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于任何已建立的宗教)，例如出现于 19 世纪，在新教的基础上成立的耶和華见证派和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摩门教徒)，和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成立的巴哈伊信仰，以及目前能称之为独立的世界性宗教团体的国际奎师那意识协会。

2) 在近 100~150 年间首次出现，教条的基本原则在方法论上与任何著名世界宗教都不相容的新兴宗教。他们经常宣扬自己在文化宗教上的自主性和折衷主义，主张超宗教主义。通常类似的宗教都有一个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信徒相信他能够连接无形的力量，如上帝、天使或来自人类世界之外的启示等，自称能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所谓的替代性方案。

3) 在过去十年在俄罗斯国内首创且形成体系的本土宗教。其中教徒数量最庞大的是伊万诺夫教会、最后遗训教会、白色兄弟会尤斯马洛斯(该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邪教的性质)、王权圣母东正教会和巴若夫教派等。

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18 年在俄罗斯司法部门注册的宗教团体总数达到 30896 个，其中东正教 18550 个(61%)，伊斯兰教 5954 个(19.3%)，五旬节派 1034 个，佛教 269 个，犹太教 268 个等，新兴宗教超过 200 个。从教徒人数上看，俄罗斯较大的新兴宗教有耶和華见证派(20 万人)、奥姆真理教(5-10 万人)、东正教圣母教会(10 万人)、统一教会(6 万人)和最后遗训教会(5 万人)等。其它教派，如白色荷花教派和阿纳斯塔西亚教派等，教徒人数只有几千人甚至几百人[2]。

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发展一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传统主流宗教在俄罗斯地位的稳固意味着新兴宗教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新兴宗教在俄罗斯宗教信仰领域抢占生存空间，传教布道，网罗信徒，开办宗教学院，建立自己的教堂，举办宗教活动，出版发行书籍报刊，利用广播、电视等等媒体大肆传教。作为传统宗教中地位最高的东正教受到各种新兴宗教的挑战和冲击，它把获得西方支持、财源广大的新教各派，顺应时势、发展迅猛的新兴宗教，以及巫术、算命、星象等世俗神秘主义活动看作是自己的三大主要敌人[3]。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传输的一种方式，经常被当作政治工具加以利用。俄罗斯外来宗教的传入通常被认为是西方腐朽势力影响的结果，俄罗斯政府对新兴宗教同样持消极态度。因此，双方加强了合作，如开设宗教学课程、培养神学师资等，共同抵制新兴宗教在俄的传播和发展。

4. 新兴宗教的发展所引发的问题

一些成立时间过短的新兴宗教由于其宗教派别的离心性,或者由于成立之初隐含的潜在破坏性,往往会给教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4]。新兴宗教本身并不是等同于邪教,俄罗斯官方也并未对新兴宗教与“邪教”之间进行明确划分,但是诸多新兴宗教的起源都是借助于其他传统主流宗教,并对其教义进行再解释甚至歪曲其本义,本质上是反人性反社会的,所以被归为邪教。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抗拒新兴宗教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较为容易滋生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从而演变为邪教。

新兴宗教向邪教的转变往往经历着这几个过程:

1) 教主自我神化,以神自居,企图超越传统宗教中的最高信仰。这类情况有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中国法轮功教主李洪志等;

2) 绝对的教主崇拜。

绝对教主崇拜必然会导致教主在宗教组织中实施教主集权的控制,教主的个人目的成为该宗教组织的目的,以至于教主的好恶、性格也成为其宗教组织的准则或规范,成为信徒全部宗教生活的内容。一旦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随其实力的扩张而不断膨胀之时,这种宗教极端性就会衍生成政治上的反动性,该宗教组织就会在教主的策划和鼓动下走向极端与罪恶的深渊[5];

3) 具体的末世论教义;邪教会大肆渲染末世的紧迫性和恐怖性,传播紧张情绪,宣扬只有信教者才能在浩劫之中存活;

4) 公开的散布反政府言论并付诸有组织地行动;这也是教主个人政治野心膨胀的体现;

邪教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一些邪教披着新兴宗教的外衣,借宗教自由之便开始在俄罗斯传播开来。他们大肆敛财,控制信徒,要求信徒以自杀、爆炸等等恐怖行为达到自己的阴谋。2007年10月,一个名为“真正俄罗斯东正教”的邪教鼓动30多名信徒到山洞中躲避所谓的“末日”,直到2008年5月16日,因在洞中死亡的两名成员尸体恶臭,且洞穴面临塌方的危险,最后一批成员才从山洞中出来。

除邪教外,俄罗斯还存在比邪教影响更为恶劣的魔鬼崇拜邪教。

魔鬼崇拜邪教都是在地下活动,所作所为几乎都是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当代俄罗斯的魔鬼崇拜邪教来源于美国。最有名的鼓吹魔鬼崇拜的导师和理论家是安东尼·拉·维(Anthony La Vey)和阿莱斯特·克劳里(Aleister Crowley)。拉维创立了撒旦教会,他把其学说称为“肉体的宗教”,认为一切道德准则都是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号召毫无限制地满足一切生理欲望,特别是攻击欲和性欲,并要在“此时此地”得到满足,而对其他任何原则都嗤之以鼻[6]。其他魔鬼崇拜邪教还有:东方宗教魔鬼崇拜者国际联盟、俄罗斯撒旦教会、黑色天使、南方十字架和蓝色莲花等。魔鬼崇拜邪教将人的欲望视为终极信仰,漠视法律道德,反对一切原则和权威,极大的迎合了部分有着强烈逆反心理的青少年。在这些“理论”的刺激和鼓动下,魔鬼崇拜邪教教徒制造了诸多社会影响及其恶劣的犯罪事件。

5. 结语

应当看到,俄罗斯虽然目前绝大部分信教者仍以传统宗教为信仰,新兴宗教事实上并不是处于法律规定的“各宗教地位平等”的状态,其发展有一定程度上的阻力。对新兴宗教有必要加以甄别和防范,不同性质的宗教要区别对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那些有衍变为邪教趋势的新兴宗教,警惕他们与外部势力勾结[7]。严厉打击邪教,建立完善的法理机制,加大宣传,提高民众的辨别力,积极引导大众共同抵制邪教,以免给社会和民众身心健康带来损害。

参考文献

[1] 高师宁. 新兴宗教初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 [2] 戴桂菊. 俄罗斯的新兴宗教与律法[J]. 世界宗教文化, 2002(3): 39-40.
 - [3] 乐峰. 俄国宗教史(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4] 刘涛. 当代俄罗斯魔鬼崇拜邪教透视[J]. 俄罗斯文艺, 2001(3): 66-71.
 - [5] 张彤磊, 朱卫. 论新兴宗教衍变为邪教的分析与控制[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5): 56-59.
 - [6] 刘涛. 当代俄罗斯魔鬼邪教崇拜透视[J]. 透视俄罗斯, 2001(10): 66-71.
 - [7] 任晓明, 王绍源. 当前世界新兴宗教的起源、特征、危害及对策[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14(4): 452-456+559.